

斯好

小说

斯好作品精华

卷一
浴室



斯好

2000.00

1.00

1.00

1.00

1.00

1.00

小说

斯妤作品精华

卷一 浴室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浴室: 小说卷/斯妤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斯妤作品精华)

ISBN 7-5006-5104-X

I. 浴... II. 斯...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7209 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84035821 邮购部电话: (010) 64049424

北京佳信达艺术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00 × 1000 1/16 19.5 印张 3 插页 240 千字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27.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 84039659



斯婷

斯妤，女，当代作家，
中国散文学会常务理事。

◎1980年开始写作，著有散文集、小说集二十多部。代表作有散文集《斯妤散文精选》、《两种生活》，小说集《出售哈欠的女人》，长篇小说《竖琴的影子》等。

◎1993年获“庄重文文学奖”，1998年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同年10月获“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奖”，并曾获国内多种散文奖。其散文既先锋又典雅，既绮丽又深情，小说则奇谲诡异，灵动饱满，熔沉重与幽默，悲剧与荒诞，现实与幻想为一炉，令人耳目一新，深受青年读者和知识女性欢迎，并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介绍到国外。

◎现居北京专业写作。

浴室/001

一天/013

红粉/020

蜈蚣/030

梦非梦/040

故事/058

梗概/071

段落/086

风景/099

线/107

狂言/116

出售哈欠的女人/134

断篇/179

蓝光/209

寻访乔里亚/260

梦幻与写实 吴义勤/300

浴室

浴室是连续几天出现在布依脑海里的。那都是在夜深人静、睡意深沉的时候。睡意深沉的布依在一个瞬间目光骤然清澈起来,因为那方方正正、敦敦实实的建筑再次突兀地挺立在前方。布依的记忆像白纸一样,清晰强烈地印出了它的形状。布依甚至能看到那石头垒就的外墙上斑驳苍老,苔藓丛生。布依想这一定是上个世纪的遗物,因为那大大咧咧、敦敦实实、城堡似的造型决不是当今时代的产物,如今的人们万事万物都往精细、纤巧、凝练里发展,哪里会造这种随随便便、大大咧咧的东西?当然布依早晨醒来的时候就知道自己错了,那浴室既不是上个世纪的遗物,亦非今日生活的标志,它只不过是自已夜深人静时的遐想罢了。

可是布依却发现自己越来越深入那奇特的遐想了。好几个夜晚她都推开了浴室的大门。那是两扇苍老古朴又沉重晦涩的木门。布依推开它的时候并不像是推开梦境,它们倒是很像现实的关卡。布依总是要使出吃奶的力气才能勉强推动它,就像布依在现实生活中总是既吃力又勉强一样。布依穿过更衣室,进入淋浴间,她惊奇地发现淋浴间的石墙也是斑驳苍老、苔藓丛生。浴室一共有三个淋浴间,布依注意到每个浴间的喷淋设备都相当现代,它们和那斑驳苍老的墙体显然南辕北辙,毫不相干。就在这个时候布依看见了那奇特的 *sm*。它们横在开关的中间,既古怪又安详,仿佛居心叵测,不可告人,又仿佛漫不经心,与生俱来。布依心里悚然一动,她的手心在那个瞬间蓦

地潮热起来。

接下来的日子布依总是在想那个既古怪又安详的 。她觉得那个符号看似漫不经心其实大有深意。它们意蕴何在呢？它们意欲如何？布依把那个  倒过来看又翻过去想，越想越如坠云雾，百思不解。可是越百思不解，如坠云雾，布依就越欲罢不能，恋恋不舍。布依想她简直是爱上它了，那个既古怪奇特又漫  的 。

有一天晚上布依发现自己站在浴室的喷头下。喷嘴哗哗作响，浴水热气腾腾，布依像颗钉子似的牢牢钉在那神秘的符号前。  在眼前绵延起伏，如泣如诉，布依盯着它的神情仿佛在盯一个情人。它是谁？它来自何方？它为什么如此吸引你？……有一个片刻布依觉得自己莫名其妙，这样专心致志这样不依不饶。水汽升腾环绕，迷蒙起伏，布依觉得眼前云山雾罩，自己渐渐不真实起来。

早晨醒来的时候布依对自己莞尔一笑。她想哥哥常说她是傻瓜真是一点儿没错，因为甚至醒来半天了她还对那个  恋恋不舍。布依赖在床上，心思久久地停留在浴室，  像水汽一样飘浮环绕在她周围。她发现自己多么不愿把清晨和夜晚分开，梦境和真实若能对接，互相延续，她将会多么高兴。

每天早晨赖在床上延续梦境的布依有一天突然跳出迷途。那个夜深人静时无法破开的谜此刻在另一个路口朝她闪烁。被夜晚的  也被白天的上司弄得疑窦丛生、无所适从的布依那天早晨突然自我解嘲，她想那个  最好是一个机关，循着它的方向人们将进入另一个境界。在那里，蓬蓬热水不仅冲洗皮肤，沐浴四肢，它将同时荡涤心田，冲刷灵魂，浴后的人们从此焕然一新，卑琐全无。

做完这个假设后布依激动起来，她多么希望这不是假设而是真实啊。这样的话夜间的谜语将彻底消失，白天的苦恼也将一扫而光。白天，唉，这些日子里她是多么害怕白天啊。白天她

战战兢兢,无所适从,白天她腹背受敌,破绽百出,白天是她的刑场她的坟墓,她的日复一日的西伯利亚。

白天里有她最想躲避而又无法躲避的面孔。

那面孔既体现了力量又凝聚着可疑与可怖。

布依叹了一口气,起身下床。她想起哥哥给她下的结论。哥哥说她是“苍白的灵魂”,“失血的皮囊”,因为她既懦弱又简单,既无法迎合别人又无力抗拒别人,所以她总是在困境里徒劳地挣扎。哥哥说在这个混沌浑浊的世界里,一个人要是不能桀骜不驯,独立不羁,就必须能够点头哈腰,低声下气——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不能点头哈腰,低声下气,就必须桀骜不驯,独立不羁,否则,他的命运将是:不是被碾碎,就是被放逐。他将无法维系他的正常生存。

布依不知道哥哥对不对,但是她知道自己是不对的。她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战战兢兢,无所适从。她多么痛恨那常常驻扎在她心里的不安与怯弱啊!这种不安与怯弱已经成了那个讨厌的主任的帮凶。借助它们,那可疑可怖的面孔总是能够在她心里颐指气使,横行肆虐。唉,要是一场入心入肺的沐浴能够改变这一切,要是她能一夜之间刚强起来,皮实起来,那有多好啊!

要是浴室能够改变人,要是那个处处挤兑她、打击她的冯主任能够因为沐浴而更新,那该是多大的奇迹啊!

布依知道这是一个奇妙而美好的想法,但是,想到它只不过是一个想法,它将永远都只是一个想法,就不由得沮丧起来。

想和做之间,有着多么阔大的距离啊。

就像白天和黑夜,太阳和月亮,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小孩一样,永远都是泾渭分明、无法混淆的。

除非你出了问题。除非你被拽出了这个世界的轨道。

所以有一天,当布依路过南城,无意中瞥见了一座石头垒就的方方正正、敦敦实实的建筑时,那份眼熟使她猛地心惊起

来。

她差一点伸手去掐自己，因为这是她在夜深人静时所熟悉的风景啊。难道她此刻也是在梦中？

布依呆呆地伫立在那里，活像一幅被突然定格的画面。

好半天，她终于走出画面，战战兢兢地朝那座孤零零的建筑挪去。

现在，布依看到了那斑驳苍老、苔藓丛生的墙，看到了两堵墙之间的那对古朴晦涩的木门。

站到木门跟前时，布依觉得自己哆嗦了一下……愣怔片刻，布依终于伸出手，像推开梦境一样推开了那两扇门。

她惊讶地发现，里面的一切都是她耳熟能详的。

那相当现代的喷淋设备，那既突兀又自然的 。那哗哗作响的喷嘴，“歌舞升平”的蒸汽，还有那混合着苔藓与浴液的复杂气味，都是她不止一次亲临领略的。

更让布依震惊的是喷头下的那个人。那个人转过身来时，布依发现那竟是她自己。

这回布依不再怀疑自己了，她相信自己是出了岔子——若不是出了岔子，一个人怎么能看见梦中的景致，梦中的自己呢？

布依正在茫然无措——她不知是该大叫一声逃出纷乱，还是顺水推舟，留在纷乱中以逃避她那破绽百出的白天时，那个“自己”开口了：

“你不是希望焕然一新、怯弱全无吗？站到这里来，你可以实现这个愿望了！”

布依更加慌乱了。她想自己怎么能邀请自己呢？自己怎么能向自己招手呢？难道自己此刻所处是现实与梦幻的边界？

惊惧不安的布依正想大叫一声转身逃跑，喷头下的那个人却把她拽住了。

“来吧，别害怕，一切都再简单不过。来吧。”

布依发现自己的叫声卡在喉咙里，自己的步履定在地板

上,自己的手和那个人的手混合在一起,此自己和彼自己重合到一起了。

浴水哗哗啦啦地喷洒到她的头上,脸上,身上,那个曾经令她迷惑不解的  以螺旋的方式滚动起来了……

随着  的滚动,布依觉得自己的身体也升降起伏着……一种被悬挂、被虚置的感觉猛地朝她袭来,她觉得自己仿佛处在真空中,头脑刹那间一片空白……

不知过了多久,她听到了一种十分细微十分幽婉的声音。她后来知道那是某些细胞泯灭时发出来的呻吟。

一种被分解、被打碎、被重新筛选组合的感觉使她既尴尬又欣喜。她想那些死亡的细胞一定正是寄生在她身上的宿敌,正是它们使她别无选择地“苍白”和“失血”,因为现在她觉得总是充斥于心的忐忑与不安像潮水一样退下去了。

她的手渐渐能够握拢,她的目光渐渐有了锋芒,她的嘴巴能够决绝地发出“不”这个音节了。

布依多么希望这一切不是虚幻,不是梦想,而是真真切切的现实啊。

于是她听见自己张开嘴,拼足力气喊出了那个字,那个她曾经那么欠缺又那么需要的音节:

“不”!

当然,她听见了那个声音,那个嘹亮而清晰的音节。她是多么欣喜若狂啊,她从此不再受制于人了,那可恶的惶惶不安将无法在她心里肆虐横行了。

她将重新是她自己了。

重新变成自己的布依喜不自禁,她匆匆套上衣服,像旋风一样跑出浴室。

再次关上那对苍老晦涩的木门时,布依突然有了新的冲动。她想这奇特的浴室如此神奇,那个狭隘、偏执、贪婪,既能驾轻就熟地侵略别人又能炉火纯青地辖制他人的冯主任在它的

冲刷下,是否也能更正更新,改良改善呢?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像青天白日一样义无反顾地高悬在布依的眼前。

布依决定说做就做。

第二天是星期天,布依迈着坚定的步伐朝冯主任家走去。

冯主任住在西城。布依刚分到商检局的时候有一次曾经被冯主任召到家里。就是在那里初出茅庐的布依惊慌失措地推开了冯主任青筋裸露、骚动不安的手,并从此开始了她在局里艰辛而晦涩的生涯。工于此道的冯主任自然不是孱弱的布依可以轻易推开的,稚气未脱的布依推开了那双驾轻就熟的手,等于推开了自己的厄运之门。刚开始冯主任不露声色,胸有成竹,因为他知道驯服布依这样简单稚嫩的人需要假以时日,可是他没有想到简单的人也有简单的执拗,这种简单的执拗甚至比复杂的灵活还难以对付,令人头疼。两年下来冯主任已经从不露声色、胸有成竹变成了恼羞成怒,骨鲠在喉,他尤其无法忍受自己那一向长驱直入的欲望竟然在一个黄毛丫头身上遭挫,他把这视为“天方夜谭”,奇耻大辱,他那遭挫的欲望也因此愈发弘扬,蔚为大观。无论在情场还是在仕途一向都是春风得意的冯主任几乎使出了浑身解数: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欲拿故纵,擒贼擒王……但是这一切在包布依身上却不可思议地毫无成效,那个看似弱不禁风的丫头却有着莫名其妙的坚硬顽强,可以想像冯主任为此是多么耿耿于怀,恼怒难平。当然他不知道那个在他百般挤压下仍然坚定如初的包布依其实心里如履薄冰,惶惶不安,他也不知道因为他那可疑的欲望可鄙的行为,一个闻所未闻的设想已经变成现实。

那个奇特的现实此刻已经上路,正在信心十足地朝冯府走来。

门铃按响的时候,冯主任正在躺椅上小憩(这是他每天早

饭后的“例行公事”),突然而至的铃声使他“君心大乱”,忐忑不安(这在他是从未有过的事),他游移愣怔了好一会儿才算回过神来。他踢踏着拖鞋烦躁不安地走到前厅,包布依那在他听来既冷漠刺耳又充满诱惑力的声音使他浑身一震,因为两年来他从未设想过这个声音会不召而至(他倒设想过一旦得手他将百般蹂躏加倍践踏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他既惊喜又无疑惑地拉开了大门,布依脸上那少有的明丽使他的疑惑一扫而光。他的欲望像八月十五的大潮陡然汹涌起来。

可是两年来的挫折提醒他保持理智,他只好强按潮头假装平静:

“呵,稀客呀,稀客!——来来,请坐。”

“冯主任,我是来请您出去散散心的——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您一定要赏光啊。”

“你约我出去?我有没有听错?”冯养浩喜不自禁,可是他的欣喜一诉诸语言立刻换了一副调侃的面孔。据说这正是他保持进退自如的诀窍。

“主任,我是真心诚意的,您不相信我?”

“不,不,当然不是。不过,你好像变了个人?”

“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您不是常常这么说嘛。”

“是的,是的,不过这可是主席的思想,已故领袖毛主席的思想啊。”

“您是我们局里最有哲学头脑、最精通领袖思想的领导了。”

此话一出,不但冯养浩感到稀罕,连布依自己都不胜惊讶:一向最瞧不起逢迎拍马的人居然也逢迎拍马起来。看来自己真是变了。

残存的观念使包布依顿时脸红耳热。她觉得冯养浩一定暗自得意——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他胜利了,他亲眼看见了冥顽不化的包布依的融化。

顽石布依变成了冰坨子布依。

布依再次对那座方方正正、大大咧咧的浴室感到惊讶。看来它不仅使你的苍白懦弱一扫而光，它还往你身上添加元素：油滑世故，阿谀奉承，见风使舵……

想到自己不仅仅能说“不！”，自己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说“是！”，包布依就如芒刺在背，浑身不自在起来。

冯养浩却如获至宝，他从布依的奉承中嗅到了某种气味——如果说刚才他还不无疑虑，现在他是胸有成竹了。

“那么小布依，你要带我上哪儿去啊？”冯主任不再作调侃状，他已是喜上眉梢。他认定今天是包布依臣服的日子。

“这个嘛，暂时保密。不过，保证您喜欢，那是，呃，那是真正妙不可言的地方。”

“哦？那好，我们走，我们走。”

冯养浩一边让保姆去取外套，一边要打电话叫车，被布依拦住了。

“瞧您主任，没多少路，散散步多好。”

“哦？好好，听你的，听你的。”冯养浩将拿起电话放下了。

一路上，冯养浩喜笑颜开，如浴春风。他告诉布依，夫人出国探亲去了，自己形单影只多日，正不知如何打发这个周末呢，不想布依从天而降，真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啊。

布依却在心里撇嘴，因为她耳闻了太多这位主任的逸事。据说机关里老中少三代女士，都有他的密友，他怎么可能形单影只呢？

布依由此想到昆得拉的分类。昆得拉曾经把男人的感情（如果可以叫做感情的话）分成两类，一类是抒情态度，一类是叙事态度。抒情态度的男人专一执著，以一两个恋人为终生的感情寄托；叙事态度的男人则将目光盯着一个又一个女人，他们的目标是拥尽所有的女人，占尽所有的风流。

布依想像叙事态度的冯主任在神奇的  打磨下变成

了抒情态度的冯主任，他的感情将专注地停留在哪位女友身上呢？习惯了他的朝秦暮楚的女友对这份突如其来的专注将会怎样无所适从，受宠若惊呢？

一丝讥笑浮上布依的嘴角，布依对此吃了一惊。因为她发现自己变得刻薄了，在褪掉苍白与怯懦的同时，她也丧失了宽厚与平和。

但愿冯主任的狭隘、偏执、贪婪、好色被剔除的同时，不会平添诸多陋习，否则，一切不是都白费了吗？人们还有什么指望呢？

走进那座方方正正、敦敦实实的建筑时，冯养浩很吃了一惊。他觉得这个地方似曾相识。他驻足凝神的时候布依赶紧介绍说这是最新式的浴室，是本城新开张的最有情调也最安静隐蔽的休闲节目。布依对自己的信口胡诌再次感到惊讶，但是她已别无选择，因为冯养浩显然有些迟疑了。布依只好挽住他的手臂，连推带送地将他带到浴室，并启动了那个神奇的 。布依告诉冯养浩浴后将有一个安静舒适的房间小憩，届时她将在那里恭候他。布依做了这个允诺之后觉得自己相当无耻，竟然干起了欺瞒诱骗的勾当。布依一边谴责自己一边往外走，出来的时候她顺手将浴室的门给扣上了，她担心冯养浩对那滚滚热流会望而生畏，中途逃脱，因为当那神奇的  滚动起来时，浴室的温度将不再正常，它近乎蒸笼。

现在布依倚在那古朴苍老的木门上，呼出了长长的一口气。在完成了对冯主任的引导与预期之后，她陷入了一种复杂的状态。她对自己的现状疑窦丛生。她觉得她的变化显然有背初衷，上帝作证她是只要坚强一些，皮实一些的，她并没有祈求那些生存要素——什么圆滑世故，见风使舵，坑蒙拐骗，投机取巧。她毕竟是读书长大的，她无论如何也不要成为“怎么都行”的人。她应该永远都有自己的生存原则。